

王陽明傳習錄

上卷

序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己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己。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

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卷上

語錄（一）傳習錄上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旣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警發。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

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氏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

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尙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

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  
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  
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  
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  
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清的道理。這都  
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  
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  
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  
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個深愛做  
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  
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  
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個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

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



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知弟。又如知痛。必已知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工夫。一行做行的工夫。即工力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

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畧。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

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  
 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  
 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昭合。但未之思耳。朱  
 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  
 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  
 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  
 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  
 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  
 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  
 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己  
 與天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尙  
 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夭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  
 善。不可以窮通天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

得窮通壽夭。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卻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領畧。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効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

言辭而徒以饒饒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邱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廣。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

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恠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尙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



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卻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畧不少見。先生曰。羲皇之世。其事闕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畧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